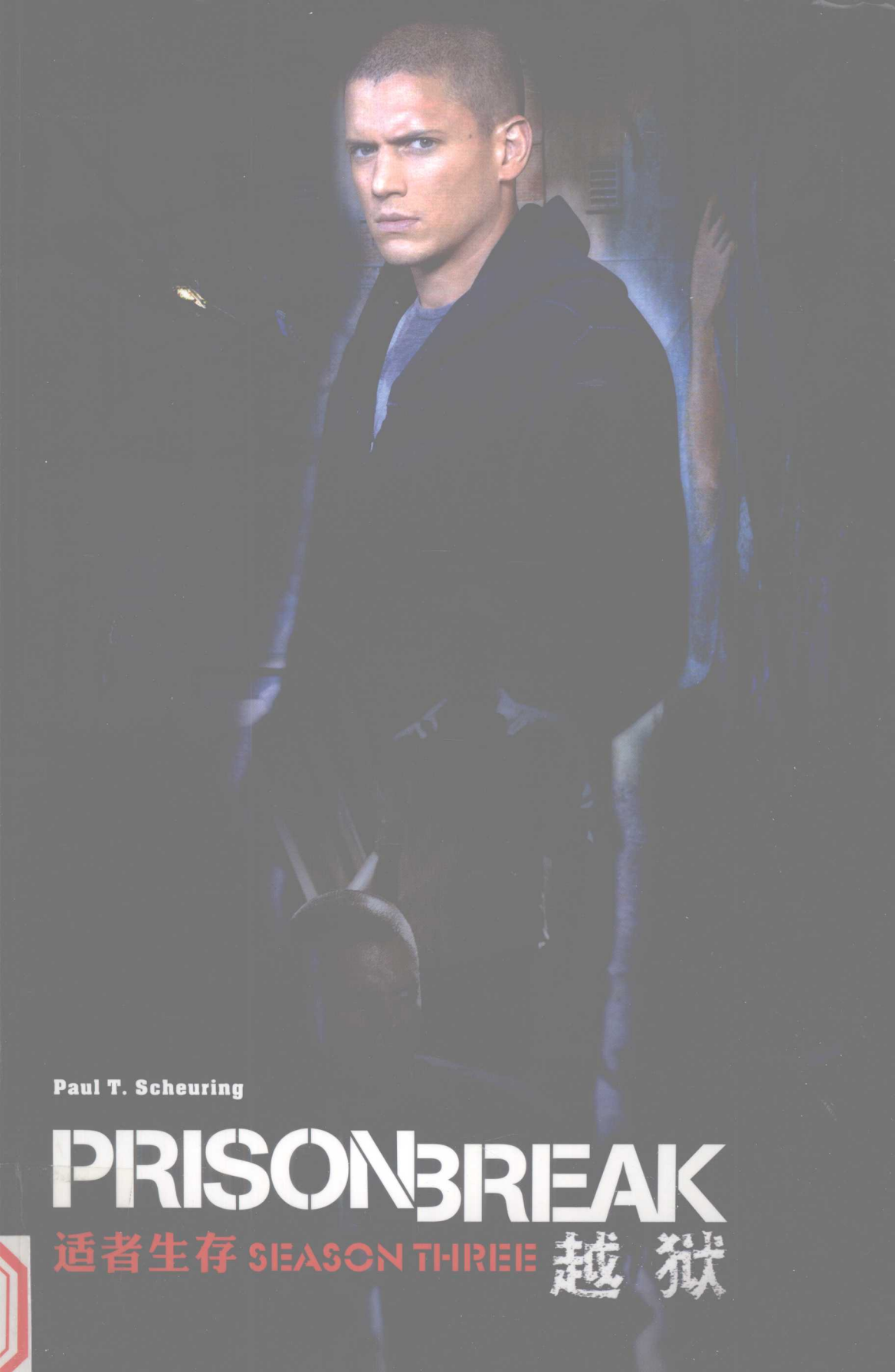




Paul T. Scheuring

PRISONBREAK

适者生存 SEASON THREE 越 狱

SEASON THREE **越狱 第三季**
PRISON BREAK
【美】保罗·舒尔林 著 丛日环 编译
适者生存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越狱. 第三季. 适者生存 / (美) 舒尔林 (Scheuring, P. T.) 著; 丛日环编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0. 1

书名原文: Prison Break

ISBN 978 - 7 - 5327 - 4924 - 9

I. 越... II. ①舒...②丛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4170 号

Paul T. Scheuring

PRISON BREAK

© 2009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 09 - 2008 - 776 号

越狱(第三季: 适者生存)

〔美〕保罗·舒尔林/著 丛日环/编译

责任编辑/赵平 美术设计/申祁颀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锦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20×1020 1/16 印张 18.5 插页 10 字数 269,000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27 - 4924 - 9/I · 2755

定价: 38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T: 021 - 56474588

“一位天使从天而降，手握权杖，大地被他的光荣照亮了。他用强大的声音说：‘伟大的巴比伦陷落了！陷落了！她变成了邪魔的住所，一切不洁之神的牢狱，一切可憎飞禽的巢穴！因为万民都喝了她的荒淫的烈酒，地上的诸王都同她行过邪淫，地上的商人也因她的放荡奢侈而发了财……’”

——《约翰启示录》

楔 子	001
第 一 章 魔窟聚首	004
第 二 章 决斗风波	014
第 三 章 地下寻人	024
第 四 章 燃眉之急	036
第 五 章 《鸟类指南》	047
第 六 章 营救计划	059
第 七 章 断电之谜	072
第 八 章 罪有应得	083
第 九 章 索纳新员	094
第 十 章 命垂一线	105
第 十 一 章 谁是凶手	117
第 十 二 章 风波再起	129
第 十 三 章 越狱失败	141
第 十 四 章 “公司”新策	153
第 十 五 章 正邪同盟	165
第 十 六 章 武装营救	177
第 十 七 章 审讯风波	189
第 十 八 章 改朝换代	202
第 十 九 章 隧道风云	215
第 二 十 章 凌晨时分	227
第二十一章 倒计时	239
第二十二章 逃离魔窟	252
第二十三章 巴城斗智	265
第二十四章 火线交锋	276
尾 声	288

楔子

2004年3月27日晚上20点03分,索纳联邦监狱,巴拿马

马丁·阿里亚斯轻轻歪过头,将嘴中含着的烟蒂吐在地上,随后用鞋底使劲蹭着地面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

他在这里做了六年的狱警,还从未见过这群混蛋像近来几天这样安静过。这座堡垒一样的监狱,关押着一切“人间恶兽”——数不尽的杀人犯、强奸犯、变态狂和大毒枭,使得索纳监狱看起来像极了地狱设在人间的“休息室”。

阿里亚斯拉开锈迹斑驳的铁门,走进安静的走廊,不断地向两旁张望着。这群平日里异常聒噪的恶徒们,仿佛遭瘟了一般,形态各异地躺在床上,分不清是睡是醒。闷热的空气中充斥着难闻的汗臭味。阿里亚斯习惯性地右手按在腰间的警棍上,慢慢向走廊深处巡查而去。他走下四级台阶,刚转过弯,顿时闻到一股恶臭!

“该死!你们在号子里开粪便派对了?”

阿里亚斯不觉骂道,随即向恶臭传来的那间牢房望去。一个上身赤裸、异常肥胖的秃头犯人躺倒在地,在他的右手边,靠近铁栅栏的地方,赫然出现了一大摊黏稠的粪便。

阿里亚斯靠近铁栅栏,恼火地叫道:“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?”

“他从早晨开始就拉肚子,老大。”一名壮实的犯人躺在床上,将一条腿耷拉在地上,懒洋洋地说。

答话的这名棕色皮肤的壮汉,头上裹着绿色的丝巾,颧骨上的肉异常厚实,使他的脸看起来仿佛错过了人类进化中的某个阶段。阿里亚斯对这个来自加勒比海沿岸的家伙可不陌生,这个叫萨米的囚犯已经杀死过五个与他同住一间牢房的犯人了,如果再多一个,便可以与阿里亚斯在索纳监狱工作的年头看齐了。

阿里亚斯厌恶地瞅了瞅那堆粪便,抽出警棍,敲了敲铁栅栏,命令道:“萨米,明早放风的时候,你跟这个蠢货把这儿弄干净!”

萨米在床上侧过头,漫不经心地望着倒在地上的胖子,龇牙说道:“我待会儿就会撕下他的皮来擦干净这里,否则就得闻这臭屎一整夜!”

阿里亚斯听了,无奈地摇摇头。他知道萨米这家伙心狠手辣,说得出就做得得到。阿里亚斯将警棍夹在腋下,取下腰间的钥匙,“咣当”一声拉开了牢门。

“马上去工具架上拿拖把,把这儿弄干净!”阿里亚斯强忍着干呕,站在门口叫道。

萨米慢慢从床上坐起身,晃了晃头,脖子发出有力的关节错位声。他站起身,用力踢了一脚胖子的脑袋,不满地嘟囔着向牢门走来。阿里亚斯本能地后退几步,手中紧握着警棍,监视着萨米走出牢房,向走廊一边的工具架走去。躺倒在地上的胖子被踢了一脚,似乎恢复了神志,慢吞吞地从地上爬起来,摇晃着向牢门走来。

“快去帮他的忙，你这头蠢猪！”阿里亚斯盯着胖子吼道，“你为什么不拉在自己的嘴里？”

胖子无精打采地瞥了一眼阿里亚斯，耷拉着脑袋走出牢门。突然，就在胖子的双脚迈出牢门后，这个看起来时日无多的家伙瞬间恢复了正常，凶狠地扑向阿里亚斯！阿里亚斯猝不及防，被胖子拦腰扑倒在地！胖子重达两百四十多斤的身体完全压在阿里亚斯身上，这个可怜的狱警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萨米若无其事地走到工具架旁，伸手抓出了一把铁锹，转身向倒在地上的两人走来。阿里亚斯在胖子的身下挣扎着，使出吃奶的力气想要拔出腰里的枪，然而双手却被胖子肥厚的手掌牢牢地按在地上。萨米闲庭信步般走到两人旁边，望着地上苦苦挣扎的阿里亚斯，双手高高举起铁锹，对准阿里亚斯的脖子猛地砍了下去……

胖子的双眼顿时被鲜血喷溅得一片模糊。

萨米弯下腰，抓着阿里亚斯的头发，将他的头从地上拎了起来。霎时间，所有牢房里的犯人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一般，兴奋地望着阿里亚斯血淋淋的头颅，欢呼起来！

胖子伸手抹了抹脸上的鲜血，急忙从阿里亚斯的尸体上翻出钥匙，起身一一打开了走廊一侧的所有牢门。随着牢门的不断开启，形形色色的恶徒们顿时涌满了走廊，他们不停地欢呼着、怪叫着！

这时，随着北边一扇牢门的开启，一个身高近两米、腰围与裤长尺寸几乎相等的大块头儿慢慢走了出来。他的肤色与萨米一样，都是棕色，光秃的头顶油亮无比，黑白掺杂的胡子从鼻下向两边一直延伸到下巴，肉滚滚的脸上仿佛勒着一道马蹄印，身上成堆的脂肪将那件最大号的衬衫撑得如同紧身衣一般。恶徒们见他走了出来，纷纷停止了叫嚷，自觉地退到走廊两边，给他让出了一条路。

这家伙在索纳监狱犯人中的地位，如同他的体重一样，都是最重量级的。当初，为了抓到这个大毒枭，巴拿马警方可谓费尽周折。最终，法院将大毒枭勒齐罗送入索纳监狱，并判了五个终身监禁，似乎要将他的灵魂牢牢地钉在那里，永不翻身。尽管索纳监狱里恶棍横行，却很少有人敢惹这位运河上的传奇人物。有好事的，无一例外的全死在他的爪牙萨米的拳头下。

勒齐罗走过来，冷漠地扫了一眼地上阿里亚斯的无头尸，转身环视众人，开口说道：“多少个夜晚，我躺在发霉的硬板床上，都会梦见外面芬芳的泥土。在这里，他们给我们吃最差的食物，喝最浑浊的水，用最坚硬的警棍惩罚我们，妄图使我们的骨头酥软，向他们低头。我们不该否认自己是有罪之人，但是，我们所受到的惩罚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所犯下的罪过！”

走廊内的犯人们顿时齐声附和，纷纷点头。

“今天，是时候让他们知道这儿的规矩该改一改了！”勒齐罗一脚踩在阿里亚斯正在流血的尸体上，继续说道，“来吧，让我瞧瞧你们这几天来都准备了些什么，让我瞧瞧你们这些人的本事！”

勒齐罗的话音刚落，犯人们立刻发疯一般冲进自己的牢房，从床底、被褥或箱底中翻找出砍刀、铁管或自制的酒精燃烧弹。犯人们的异常聒噪引来了另一名年轻的狱警，这个

可怜的人站在牢房区的门口，目瞪口呆地目睹了这一切后，猛地拔出枪，击毙了两名扑向自己的囚犯！然而，正当他要开第三枪时，偷袭过来的萨米瞬间用钢管打断了他的脖子。

整个索纳监狱立刻乱成了一团。虽然狱警们手中都有枪，可总共不到十人的队伍根本无法阻挡上百名发狂的恶徒。一些囚犯将手中自制的燃烧弹肆意乱扔，监狱的天井下顿时火光连连，哀嚎四起。

最终，包括阿里亚斯在内的九名狱警，只有三个人活着从监狱的大门逃了出去。夜幕下，火光冲天、遍地尸体的索纳监狱，看起来像极了人间地狱。狱方在暂时压制住了犯人们又一次的集体冲锋后，急忙向当地政府求助。十分钟后，一支训练有素的巴拿马军队被部署在监狱外围，与穷凶极恶的囚犯们展开了生死对峙。

这场索纳监狱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犯人暴动，在四个小时后，终于被镇压下来。暴动中，共死亡七名狱警、四名军人和三十七名囚犯。

暴动平息后，巴拿马政府连夜作出决定，索纳监狱中将不设任何狱警，取消监狱的管理制度，部署一支军队严守在监狱外，任由那些恶棍们在监狱里自生自灭。任何企图从监狱里向外走出一步的人，都会被当场击毙。

至此，索纳监狱成了真正有去无回的人间炼狱。

第一章 魔窟聚首

2005年6月10日晚上20点31分,美国领事馆,巴拿马城,巴拿马

林肯拖着疲惫的脚步,跟在那位小眼睛的官员身后有一段时间了。

“你得想想办法,我弟弟是无辜的。”林肯用袖子擦了一下脸上的雨水,“他是美国公民!”

“我很抱歉,”官员边下楼梯边扭头望着林肯,“我对此无能为力。”

“你当然有办法!”林肯焦急地大叫道,“你可以派人再去犯罪现场看看,肯定可以证明他的清白……”

“你看,我只是个值夜班的!”官员打断林肯的话,“你若真想解决问题,就得等领事来。他明天早晨才会到……我很抱歉,我实在是帮不了你……”

林肯一听,急忙快走几步,挡住了官员的去路。他盯着官员那双略带歉意的眼睛,咬了咬牙,说道:“明早就太晚了……那我自己去搞定!”

林肯说完,裹紧身上湿漉漉的夹克,转身大步走开。

为了防止这个大块头儿在巴拿马胡来,这名官员无奈地晃了晃头,终于妥协地冲林肯的背影问道:“你弟弟被关在哪个监狱?”

林肯听见他的问话,立刻停下匆忙的脚步,回头答道:“索纳。”

官员一听,顿时同情地哼了一声,摇摇头,无奈地望向一旁。

林肯见状,奇怪地问:“怎么了?”

官员叹了口气,缓缓向林肯走来,盯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道:“那里关着的都是其他监狱不收的、最穷凶极恶的犯人!一年前,那场暴动真的是太凶残了,狱警和守卫都被迫撤了出来,留下囚徒们在里面自生自灭。”

随着官员绘声绘色的描述,林肯的胸膛不断地激烈起伏着。

“那里的囚犯都是罪大恶极的强盗、强奸犯、毒贩和杀人犯。巴拿马政府拿他们毫无办法,只好退避三舍,在外围设立警戒线,靠军队来把守监狱……人们都说那儿是‘单行道’——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。一旦有人进去了,除非他死了,否则别想出来!”

2005年6月11日上午6点14分,索纳联邦监狱,巴拿马

迈克尔耷拉着眼皮,蜷缩在墙角下,口干舌燥地望着监狱天井下肮脏而泥泞的土地。索纳监狱建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,由四个狭长的囚犯住宿区闭合围成,中间露出巨大的天井,使得整座监狱鸟瞰下去,呈现一个规则的“口”字。

闷热的气浪不断袭来,迈克尔将头斜靠在墙上,两条发酸的胳膊慢慢举起来,脱下身上已经烘干且发硬的外套,双眼开始警觉地朝四周瞄去。与这里相比,遥远的狐狸河监狱

简直是卢浮宫。在这里，不要妄想洁白的床单、整齐有序的食堂——在这里，唯一需要想的事情，就是活下去。

远处，赤裸着沾满淤泥的身体、鼻青脸肿的贝里克，松松垮垮地套着条白色内裤，踉跄着朝天井下走来。昨夜，结实地挨了几顿揍后，他身上并不值钱的衣裤和鞋袜全部被囚犯们抢走了。迈克尔夫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认出那是前狐狸河监狱的二当家。

贝里克鼓着被打肿的脸，小心而惊恐地望着周围的一切，一瘸一拐地在天井下挪动着，活像摔下钟楼的卡西莫多。他刚走到天井中央，便忍不住拦下了三个迎面走来的犯人，直了直发胀的舌头，开口问道：“这里有食堂吗？”

贝里克的话音一落，三人中为首的那个穿着沾满油污的白背心、满头鬢发的人便走上前来，挑衅地盯着他问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，‘食堂’？”

“没错，我还要点儿水！”贝里克盯着那人手中的水杯，迫不及待地哀求道，“求求你告诉我，我快要渴死了！”

那人咧开嘴，露出参差不齐的黄牙，一脸坏笑地望着身旁的两名同伴，伸手指了指地下，“这儿倒是有些水给你喝！”

在那人的脚前，有一个脸盆大小的土坑，里面积满了浑浊的雨水。

贝里克低头看着积满水的土坑，恼火地抬起头，盯着那人骂道：“你去死吧！”

贝里克刚骂完，顿时被站在他身旁的壮汉紧紧地勒住了脖子！那人没想到这个初来乍到的胖子竟然有种冒犯自己，他愤怒地丢下手中的杯子，恶狠狠地问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贝里克双手费力地扳着壮汉粗壮的手臂，呼吸困难地呻吟道：“我什么都没说……”

未等他说完，壮汉便猛地一把将他推倒在地。

“喝了它！”那人伸手一指与贝里克的头近在咫尺的水坑，吼道，“听见没有，喝了它！”

贝里克牙齿打着颤，望着土坑里肮脏浑浊的雨水，缓缓伸出了舌头……壮汉显然认为贝里克臣服的举动来得太慢，猛地抬起脚，踩在贝里克的头上，将他的脸踩进了坑里！

三人看着贝里克呛水后的狼狈样子，齐声哄笑起来。

捉弄完贝里克后，三人狞笑着离开了，留下满脸污水的贝里克，心如死灰地呆坐在地上。忽然，一双干瘦的胳膊从后面抱住了贝里克肥墩墩的腰，费力地将他从地上拉了起来。

“伙计，赶快适应这里的生活吧！”一个声音从贝里克的身后传来，“我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”

贝里克定了定神，回头望去，看见扶起自己的是个干瘦的中年人。除了体型之外，贝里克在他身上找到了许多与自己的共同之处——同样歇顶、同样只穿着内裤、同样浑身伤痕累累……更为重要的是同样在疲惫的双眸中看不到任何希望。

这位好心的“瘦秃”同情地扶起贝里克，两人一瘸一拐地离开天井，向牢房区走去。迈克尔夫望着身上的布料加在一起，还没有巴拿马国旗多的两人，百感交集地轻叹一声，默默地闭上了眼睛。

6月11日上午8点27分,美国领事馆,巴拿马城,巴拿马

金色短发、高鼻梁的领事,早晨刚一出现在领事馆门前,便被在门口守了一夜的林肯堵个正着。在值夜班的那位官员的帮助下,领事终于答应亲自帮林肯这个忙。

“此人并未被证实有罪,我们希望能把他转到一个更……更正常的关押地,可以吗——哦,谢谢!”

十分钟后,领事放下电话,长舒一口气,转身望着林肯说:“好了,林肯·巴罗斯,好消息是从昨天开始,你自由了,你无须再担心什么。”

“我现在担心我弟弟!”林肯焦急地说。

领事点点头,伸手示意林肯坐下,轻轻摇摇头说道:“你们兄弟俩的故事传得很神,甚至都传到这里。据我所知,你还有个儿子,对吗?”

林肯坐在沙发里,点了点头,“嗯,LJ。”

“你可以告诉我们他在哪里,我们派人去把他接过来。”

“谢谢,这个我自己会搞定的。”林肯显然不愿意他转移话题,“我们还是先来关心迈克尔的事吧。”

领事点了点头,“好吧……好消息是,你所说的一切跟犯罪现场基本吻合,死者的确有一把特工专用的左轮手枪,上面刻有政府编号。既然找到了武器,就对正当防卫一说提供了有力证据。”

“太好了!”

“不管发生什么情况,鉴于那是你弟弟,我想我可以为他疏通一下。我已经安排把你弟弟转到另一所监狱,明天就走。那里要安全、干净得多!”

林肯顿时激动得用力握了握拳头,“感激不尽!”

“如果这个案子真如我想象的那样的话,我很有信心指控会被取消!”

“你是说,他会被无罪释放吗?”林肯急忙问。

“这个……”领事耸了耸肩,“他还得面临美国本土的指控。”

“但是,他至少可以离开这里了?”

“没错!”领事肯定地答道。

6月11日上午9点36分,索纳联邦监狱,巴拿马

马洪厌恶地瞅了一眼不远处那具阵阵发臭的尸体,伸手扶住墙,费力地从地上站了起来。他揉着自己酸麻的双腿,小心地迈过那具臭烘烘的尸体,漫无目的地向牢房区走去。

这具尸体是萨米的杰作,就在昨夜迈克尔和马洪进入索纳监狱之前,他干掉了这个绰号“白巧克力”的家伙。

马洪走进牢房区的门,强忍着一股浓烈的脚臭味,找了个还算干净的地方,靠墙边坐了下来。在他的右手边,几名犯人正热火朝天地玩着掷飞镖的游戏。一支支飞镖相继扎在镖盘上,发出有力的声响。这种声响忽然带动起马洪心跳的频率,使他原本平静下来的心再次翻起波澜。他目光呆滞地盯着对面的墙,在墙上的灰迹和血迹中,他仿佛看见前妻潘帕拉正冲自己微笑;看见自己在鸟澡盆下挥汗如雨地挖着尸骸;看见自己连续扣下扳

机，一颗颗子弹打在大卫·阿波斯基的身上，鲜血四溅……

无比憔悴的马洪扭曲着脸，猛地咬住右手的虎口，借助疼痛使自己逃出幻象。他哆嗦着将手伸进夹克里，掏出了那支黑色钢笔。然而，空空如也的笔身，让马洪突然打了个寒战。他紧咬着牙，烦躁地左右望着，忽然，一脸疲惫的迈克尔出现在他的视线中。马洪猛地站起来，冲过去挡住了迈克尔的路。

迈克尔一愣，抬头盯着马洪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又想怎么样，亚历山大？”

“你真是太聪明了，在船上放毒品来栽赃我！”马洪伸手抹去下巴上垂着的汗珠，大声嘲讽道，“不过，现在可真是太讽刺了，你也进来了！”

“你本来就应该被关进监狱的。”

“不，你错了！”马洪伸出手指，倔强地纠正道，“我的案子过两天就要开庭审理了，你必须出庭作证！你要告诉大家，这一切都是你一手策划的，都是你干的，是你陷害我的！然后，我就可以回家了……”

情绪激动的马洪越说声音越大，以至于周围的犯人们纷纷侧过头，不满地盯着这两个初来乍到的美国佬。

迈克尔警惕地向四周望了望，晃着头说：“你的天真让人好笑！”

“我可笑？”马洪恼火地一把拉住迈克尔的衣服，“也许是吧。可眼下你也困在这儿，不是吗？”

迈克尔盯着马洪的双眼，“‘公司’到底想在我身上得到什么？为什么要在巴拿马抓我？”

“你认为我知道？”马洪迎着迈克尔的目光，激动地说，“我只不过是得到命令，在巴拿马抓住你，然后交给他们，他们逼我做这个……不过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我们可能要在这里度过余生——不如我们合作，互相帮助？你帮我出庭作证，我出去以后帮你……”

“休想！”迈克尔打断他的话，充满敌意地一字一顿说道，“每当我看见你，都会想起死在你枪口下的我的父亲！想出去，你自己想办法吧！”

说完，迈克尔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马洪眨了眨布满血丝的眼睛，一个人怔怔地愣在原地……

6月11日上午10点16分，索纳联邦监狱外，巴拿马

索纳监狱的后门外，被高耸的铁网围出一块约七百平方米的空地，空地的外面由军队设立岗哨——那里是外人探监的唯一所在。

林肯不喜欢聒噪的女人，然而，当他在岗哨外排队时，却不得不面对那个扯着嗓子对军人大叫大嚷的女子。

“把我丈夫的尸体送出来！我知道他昨晚在里面被杀了！有人告诉了我……快把他抬出来！”

林肯撇了撇被汗水浸湿了的T恤，眯起眼睛，同情地望着这个抓狂的女人。她的身高大概一米七，骨感的身材很像时装模特，眉目清秀，看起来多少带点儿拉丁血统。

在一名修女模样的女子登记完后，林肯被叫进了岗哨中。

“在这里签字，”一位鼻子既尖又挺的军人指了指桌上的登记簿，漫不经心地瞅着林肯，“一旦进去了，你只能靠自己。你在里面所遭到的任何袭击，将不受军方保护。如果你被发现企图协助犯人越狱，你将被立即击毙。”

“我做梦都没想过，要帮谁越狱。”林肯等他絮叨完后，不耐烦地答道。

那名军人点点头，向后扬了一下手。守在岗哨后门的士兵打开电动门，放林肯走了进去。林肯走在铁网围成的隧道内，四下望着，期望自己可以像弟弟一样找出这座地狱的漏洞。忽然，林肯发现那名在他前面进去的“修女”，竟然被军人放行，从后门直接走进了监狱。

正当林肯感到疑惑时，迈克尔半低着头，从铁网的另一侧走了过来。林肯放下心中的疑惑，百感交集地望着铁网内的弟弟，“我感觉我们都站错了位置……”

迈克尔望着林肯，坚定地说：“你应该站在外面的。”

“可你不该站在里面！”

迈克尔听了，微微一笑，转头望向周围，打趣地问道：“难道你想砸开狱墙？”

“我会把你弄出来的！”林肯心疼地望着迈克尔，“领事准备在开庭之前，把你转移到安全一点儿的监狱去……一个月后的庭审，他们说你被无罪释放的机会很大。”

“什么时候转狱？”

“明天。”林肯缓缓抬起双手，轻轻抓在铁网上，“迈克尔，一定要挺住，挺过这一天！”

迈克尔点点头，却突然低头叹了口气，“你知道，我一直在等你提起她……”

“我不知道萨拉在哪儿，”林肯无奈地摇了摇头，“我昨天去警察局试过，结果扑了空。”

“你一定要找到她，林肯！”迈克尔紧紧地抓住铁网，揪心地看着林肯，“她对我很重要，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……”

“她不会有事的！”林肯赶忙安慰道，“你也一样。我保证……我们明天见，好吗？”

迈克尔咬了咬嘴唇，点点头，轻声说道：“明天见。”

林肯走后，迈克尔回到监狱，匆匆穿过人声鼎沸的天井，低调地向牢房区走去。这时，一个穿着火箭队球衣的孩子盯上了迈克尔。这个孩子一头乌黑的鬚发，暗黄色的小脸，颧骨很高，两片薄薄的嘴唇自然地向上翘着。小家伙腋下夹着一只打满补丁的篮球，他迅速从后面追上迈克尔，饶有兴趣地问道：“嘿，你是美国人吗？我喜欢美国！NBA、麦迪的底线远投……”

“无论你想卖什么给我，”迈克尔面无表情、头也不抬地边走边说，“我都不会买。”

“得了，伙计！”小男孩把球丢进迈克尔的怀中，“我只想谈谈篮球。你是专业的吗？谁是你的队友？”

未等迈克尔回答，小男孩突然脸色大变，一把抓回篮球，掉头就跑！迈克尔从他的表情上读到了什么，下意识地转过了身。

萨米赤裸着上身，套着一件灰白的马甲，凶神恶煞地大步走到迈克尔身边，凶狠地瞪着他，“咱们走，小白脸，带你熟悉一下监狱！”

“我没兴趣。”迈克尔冷冷地拒绝了。

萨米哼了一声，慢慢将脸贴近迈克尔的脸，“这可不是你说了算！”

说完，萨米一把抓住迈克尔外套的领子，将他向牢房区拖去。

牢房区北面的第二层，有一个别致的大房间，干净而宽敞，里面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。迈克尔被带进房间后，才发现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来到这里“熟悉监狱”的人。一个鼻子扁平的黑人，一个五短身材、满头乱发的白人，还有马洪，正排成一排站在里面。萨米拉过迈克尔，一把将他推进队伍。

显然，“新兵”要开始接受检阅了。

大块头儿勒齐罗见人到齐了，威严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挺着肥胖的肚子，系上了衬衫的扣子，慢慢走到几人面前，“希望他们没对你们太粗暴，有的话可以说给我听。我想你们都看到了，‘索纳’和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同。去年的暴动以后，他们就把我们密封在这里，想让我们自己烂掉。可是恰恰相反，我们去壮大了……”

迈克尔边听勒齐罗的讲话，边暗中审视着这间套房，一个在里间穿着内衣的女人引起了他的注意——这个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探监时排在林肯前面的“修女”。勒齐罗靠钱打通了军队的关系，守卫允许勒齐罗从外面招女人，在监狱里享受床第之欢。

马洪低着头，手不停地抖着，半点儿也听不进勒齐罗的话。没有了药物的支持，他现在随时面临着崩溃。

“拥有运河的巴拿马，是跨国犯罪的滋生地。”勒齐罗在几人面前来回踱着方步，继续说道，“我们这里犯人们的国籍，高达二十七国，却一个帮派都没有，从未发生过一起以种族为动机的冲突。而这全都是因为有我在这里！有个词怎么说……平均主义，对吧？”

讲到这儿，勒齐罗猛地大步走到马洪面前，挑衅地问道：“我说得对吗？”

“准确无误！”马洪喘着粗气，警惕地回答道。

勒齐罗哼笑一声，退回身子问道：“你们有什么想和我说的？你们之间谁有过节，可以告诉我！”

见众人默不作声，勒齐罗皮笑肉不笑地走到迈克尔面前，说道：“我想你没和我说实话，斯科菲尔德先生！我们在这里可以收看新闻，你可是 CNN 上的超级明星——带着哥哥越狱，逃来巴拿马……哈哈！”

勒齐罗放声大笑，却又瞬间虎着脸，死死地盯着迈克尔，“但你在这里可不是超级明星！你明白吗？”

“我不会惹事的。”迈克尔轻声说。

“你也没这个能力！”勒齐罗用手指重重地点着迈克尔的前胸。

说完，勒齐罗的目光在迈克尔和马洪的脸上来回扫着，“有人告诉过我，关于你们两个上午在牢房区的对话……如果你们想解决问题，其实很简单！”

这时，勒齐罗回身走到桌子旁，拿起一只干枯的鸡爪，转身向两人晃了晃，“给我记住，在监狱里跟谁过不去，就到我这里来要这个东西，然后去天井下，以男人的方式解决！”

“没有这个必要，先生。”

勒齐罗直直地瞅了马洪好一会儿，猛地忽然发现他的手一直在抖，不觉冷笑道：“你害怕时，总是抖成这样？”

话音刚落，见多识广的勒齐罗却感觉到了一丝奇怪。这个颓废的大个子虽然双手抖

个不停，可锐利的双眼却直视自己，丝毫没有畏惧感。

正当勒齐罗准备上前探个究竟时，旁边的一阵水声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他寻声看去——那名头发凌乱的犯人吓得尿了裤子，尿液正“哗哗”地流在地板上。

“混蛋！”勒齐罗大吼一声，一拳将那人打翻在地！愤怒的勒齐罗抬起粗壮的腿，狠狠地踢向那人的下体，“不要把我的房间当厕所用！”

迈克尔听着那人的惨叫声，忍不住开口叫道：“我想他已经听懂了！”

迈克尔的这句话，令房间内的所有人都为之一愣。里间的那个女人静静地倚在门旁，向外偷窥着这个勇敢的英俊小生。

勒齐罗见迈克尔胆敢对自己的做法评头论足，立刻撇下那可伶的白人，大步冲到迈克尔面前，恼火地晃了晃鸡爪，威胁道：“敢不敢现在到天井下去，就你和我，解决这件事？”

见迈克尔默不作声，勒齐罗冷笑一声，用鸡爪打了打迈克尔的脸，“你还挺有种的，小子……算你走运，我现在学会了静心。若是以前，我控制不住就要杀人。”

勒齐罗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也望了马洪一眼。

见再无人敢说些什么，勒齐罗大吼一声：“滚吧！”

萨米顿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将众人带出了套房。众人走后，勒齐罗转身走进卧室，轻轻抖了抖一脸的横肉，晦气地叫道：“让这群蠢货浪费了我们俩的时间！”

“时间以后还会有很多，”“修女”温柔地将双手放在他的肩上，“你是索纳最有权力的人，当然要处理这些事情。”

勒齐罗望着“修女”标致的五官，刚要伸出舌头，忽然神经质地问：“斯科菲尔德很有气质，对不对？”

“他可不是你，”“修女”微笑道，“在这里，你可是独一无二的！”

“你用不着顺着我说！”勒齐罗死死地盯着她的眼睛，“你以为我是小孩子吗？告诉我，他很帅，对不对？是这个监狱里最帅的人？”

“修女”甜甜地一笑，双手轻柔地抱住他粗壮的脖子，“他的确很帅，但是跟你没法比……”

不等“修女”说完，勒齐罗恼火地一把推开她，愤怒地吼道：“拿起你的东西，给我滚！”

显然，对于自己的相貌，勒齐罗并未失去自知之明。

“修女”被推了个趔趄，花容失色地扶住墙，抓起衣服逃出了房间。发飙后的勒齐罗渐渐冷静下来，慢慢走到铁窗前，望着刚刚走出去的迈克尔的背影。

勒齐罗紧紧咬着牙，用力攥紧了手中那只干枯的鸡爪。

在索纳，他必须独一无二！

6月11日上午11点08分，巴拿马城警察局，巴拿马

“萨拉·邓克莱蒂，美国人，她失踪了！”

林肯站在警察局办公室的门外，对一名当地警官说道。

这名脸部有些婴儿肥的警官歪过头想了想，抱歉地摇摇头说：“我们没收到这类报告。”

“那么,如果你们有消息了,就请通知我。”林肯边说边将一张纸递给他,“这上面有我的电话。”

“好的,先生。”警官将纸折好,冲林肯点点头。

6月11日中午12点27分,索纳联邦监狱,巴拿马

贝里克饥肠辘辘地站在天井下,闻着别人碗里的饭香,忽然,他唯一的伙伴从不远处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。

“你脚上的鞋子哪儿搞来的?”贝里克无比嫉妒地盯着他脚上的鞋。

“瘦秃”左右望了望,小心地指着远处“白巧克力”发臭的尸体。贝里克咽下口水,盯着那具发臭的尸体,决定将那件落满苍蝇的衣服脱下来给自己穿。突然,一声断喝打断了他的念头。

“嘿!”萨米扯着两件肮脏的塑料衣,向他们走了过来,“你们是时候赚自己的租金了!”

“这里是监狱……不收任何租金。”

“你们别无选择!”萨米阴沉着脸威胁道,“再废话,就把你的舌头撕下来!”

说完,萨米将那两件臭烘烘的塑料衣塞进两人的怀里。几分钟后,他将这两人带进了索纳监狱唯一的厕所。

这间厕所,“肮脏”两字只能用来形容它最干净的时候。仅有的一排蹲位由发霉的破木板架成,每个蹲位下面都摆着一只木桶,用来盛尿尿。此刻,每只木桶都是满满的,黏稠的粪便已经溢出了桶口。看得出,它们已经有些日子没被清理过了。厕所里的地板,常年被尿浸湿着,早已经看不出本色。用过的卫生纸被丢得到处都是,厕所里根本无从下脚。

“不,不……”贝里克望着眼前的一切,本能地后退着,“这不可能……”

“站住!”“瘦秃”捂住鼻子大叫道。

算贝里克走运,站得离萨米比较远——“瘦秃”就没这么幸运了。他们两人的话音刚落,愤怒的萨米便挥出铁拳,一拳将身边的“瘦秃”打倒在地,撞翻了一个装满尿尿的木桶!

“再废话,”萨米瞪着一旁浑身发抖的贝里克,恶狠狠地说,“我就让你们俩舔干净这里,明白?”

说完,萨米指着满地沾着粪便的卫生纸,“收拾好了以后,把它们拿去烧掉。漏掉一个,我就塞进你们的嘴里!”

说罢,萨米扬长而去。

贝里克委屈地望着手臂沾满粪便、嘴角鲜血直流的“瘦秃”,红着眼圈儿抓起拖把,干起活儿来……

由于身份特殊,迈克尔有幸没有受到萨米的特别“关照”。然而,一场暴风骤雨正在悄悄地等待这位 CNN 上的大明星。当迈克尔从天井下穿过,准备排队领水喝时,一直站在二楼阳台上的勒齐罗悄悄向天井中的一名壮汉点了下头。这名牙买加裔壮汉绰号“金霹雳”,身板壮实得如同一辆坦克。“金霹雳”傲慢地瞥了一眼从眼前走过去的迈克尔,悄悄地回了勒齐罗一个眼神——很显然,“金霹雳”认为要撕开那个小白脸的身子,远比走到勒

齐罗在二楼的阳台更容易。

正当勒齐罗得意地暗笑时，他的一个扎着马尾辫的手下从木梯爬上了阳台，毕恭毕敬地汇报道：“又来新人了，是个美国佬。”

勒齐罗听了，点点头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还有什么消息？”

“他的手……”“马尾辫”咽了下口水，“有点儿问题。”

这时，手有点儿问题的家伙晃悠悠地离开监狱大门，向天井这边走来。

迈克尔正排着队，突然看见这个家伙，猛地倒吸一口凉气，惊叫道：“茶包！”

“茶包”悠然自得地走到天井下，四下打量着这座原生态的监狱。对他来说，这儿没什么不能接受的，只不过是“魔鬼”回到了地狱而已。

“茶包”刚刚穿过天井，敏锐的眼神便立刻捕捉到了迈克尔！他猥亵而仇恨地伸出舌头，轻轻滑过干涸的嘴唇。马洪此刻正站在牢房区的二楼，居高临下地发现迈克尔的眼神不对，赶忙向下探出身子。当他发现楼下站着的“茶包”后，自嘲地哼笑一声，转身走开了——没错，在这里，他休想见到西装笔挺、一脸青涩前来报道的新探员。

正当迈克尔用眼神与“茶包”对峙时，监狱外的扩音器忽然响了起来，“斯科菲尔德，有访客。”

迈克尔再次瞄了一眼“茶包”，转身向监狱后门走去。这次的访客让迈克尔颇感意外，因为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。

“斯科菲尔德先生，”这个穿着白衬衫的男人见迈克尔走过来，便热情地招呼道，“我是埃里特·皮克。”

迈克尔警惕地盯着他，“你想干吗？”

“老实说，”皮克狡猾地一笑，“我想代理你。”

“你是律师？”

“差不多吧。”

“法庭已经指派律师给我了，”迈克尔显然不想节外生枝，回绝道，“我不想做什么改变。”

皮克听了，神秘地一笑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我能帮你，用不同的方式！”

“我很怀疑。”迈克尔冷冷地说。

“我的后台硬着呢，斯科菲尔德先生。”皮克满怀信心地提醒道，“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你是否打算从这里越狱出去？”

迈克尔顿时一怔，随即紧紧地拧住眉头，“你是谁？”

“只要你能从这里逃出来，”皮克答非所问地说，“我们就可以尽力满足你的要求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斯科菲尔德先生，应该能够想到我们把你这样有才华的人弄进这里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”

迈克尔死死地盯住他的眼睛，忽然说道：“我们的谈话结束了！”

说完，迈克尔头也不回地向监狱里走去。

“你应该认真考虑一下，斯科菲尔德先生！”皮克在铁网外不甘心地叫道，“我们只想帮你解决问题！”